

连接前修后学 并尊道德文章

黄天骥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领百粤风骚开一园桃李，揽九天星斗写千古文章”，这副镌刻在中山大学中文堂大堂正中的对联，出于黄天骥先生之手。它寄寓了一位在广州学习、工作超过一甲子的学人的胸襟与气魄，也是先生对中文系乃至中山大学的寄望与希冀。

戏曲研究为主，兼治别样

黄天骥在大学三年级即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长篇文章《论陶渊明诗歌的人民性》。在长达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以“戏曲研究为主，兼治别样”为方向，在古代戏曲以及诗词研究和创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带着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着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是黄天骥学术的一大特点。在戏曲研究方面，他师从王季思先生、董每戡先生，先后主编出版戏曲文献及校注十多种，尤以协助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以及与黄仕忠联合主编的《全明戏曲》最为经典，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案头文献基础之上，他非常重视结合场上表演形态来研究古代戏曲，这也与早年接受董每戡先生指导、有丰富的舞台和剧场实践经验有关。其与康保成联合主编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不仅是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古代戏曲研究的前沿领先之作。

黄天骥曾得诗词研究和创作名家詹安泰先生等亲炙，其诗词研究的成果和名声还一度超过戏曲研究。此外，他特别重视作为学术基础的元典研究，所著《周易辨原》一书，学界认为另辟蹊径，对周易所反映的上古生活进行还原，也是对易学研究的新贡献。

从教六十余载，黄天骥门生无数，桃李天下。“老凤将雏过小桥”，他对自己生命的期许是“当一座桥梁”，这成为他教学生涯的注脚。文史学者刘根勤、黄仕忠等曾讲述起对黄先生的印象：“他最领时代风气的，是他的人缘和人伦。这个伦就是师生之伦。”

值得一提的是，由王季思先生创设、老中青结合的中山大学中国戏曲研究团队，也秉承黄天骥所主张的“戏曲研究为主，兼治别样”的理念，在戏曲研究领域作出出色成绩的同时，又有所拓展，成为全国同行翘楚。



人物简介

黄天骥，1935年生于广州。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大家、教育家。195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师从文史大家王季思先生和董每戡先生，间学于词学大师詹安泰先生，六十多年来一直在中大工作生活，长期从事古代戏曲研究和教学，成果丰硕，被誉为学术界的“常青树”。代表作有《黄天骥文集》十五卷。

设计人文为基 建筑记录时代

何镜堂

羊城晚报记者 刘云

建筑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从默默无闻到精品频出，何镜堂用了30多年时间，完成了对时光的追赶，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学科领军人物和公认的建筑大师。

“作为建筑师，应该要敢于创新，敢于竞争，不要怕输，输多了会赢的。”这是何镜堂常说的一句话。82岁的他至今还保持着一年近百次的出差记录，带领130多人的团队为打造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精品而奔波。

是什么力量让年逾八旬的院士没有停下追求的脚步？一番走访，羊城晚报记者似乎寻到了答案。

什么是好建筑师？热爱生活、追求和谐

何镜堂喜欢山喜欢水喜欢大自然，这与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他的家乡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1938年，何镜堂出生在东莞，城周的美景给他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培养了他爱画画的习惯。

虽然喜欢画画，但何镜堂并没有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家庭和社会给他的教育是：做人要有理想，要有所作为，要勤奋真诚。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在基础建设方面有大发展的需要，何镜堂于是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因为建筑师一半是工程师、一半是艺术家”。

1956年，何镜堂考上了华南工学院建筑学专业。经过努力，学习成绩优异的他成为母校建筑系的第一位研究生，师从著名建

筑大师、岭南现代建筑鼻祖夏昌世教授。

回忆导师陪伴的那段时光，何镜堂说：“我的老师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板正正讲课，他常叫上我一起去喝茶，天南地北随便讲。看似无意的聊天，我却很上心并且领悟到：要成为一名好建筑师，首先要热爱生活，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了解，要多跑出去，多走走看看。”

热爱生活，还要会运用生活。何镜堂说，自己在创造建筑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加深对建筑的理解。“建筑离不开它所处的环境和地域，‘两观三性’是贯穿我所有作品的基础理念。‘两观’就是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就是建筑讲求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和谐，人要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人类的发展方向是和平，建筑也要表达出与大自然和平共处的理念。”

什么是好建筑？打动人心、具有力量

作为华南理工大学自主培养出的第一位本土院士，校方对何镜堂的评价是八个字：勤奋、才能、人品、机遇。

走进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人们会被这里浓浓的工作氛围所吸引。在何镜堂工作室陈列厅，展板显示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上合青岛峰会主会场、澳门大学横琴校区、钱学森图书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汶川大地震纪念馆、国家南海博物馆以及百余个校园建设项目，均出自何镜堂和团队之手。被誉为“中国馆之父”的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他的30多年来先后主持和负责设计重大工程200多项。

最近，何镜堂正在忙一个大工程：广东美术馆、广东现代文学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三馆合一”项目。由于这个建筑正好是在

老城区水边，为契合“老城市新活力”的要求，其设计团队正考虑将岭南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融合起来。

对于什么是好的建筑？何镜堂有自己的思考。“一个好的建筑，就像一本小说，有开头、有高潮、有结尾、有回响。它是有生命的，它必须跟所处的环境融在一起。观者走进的时候，内心能被打动；离开的时候，心中能留下震撼。一个好的建筑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非常注重精神的表现。”

何镜堂说，自己常常去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每次到那里都有一种感受：做个中国人真好！“作为一名建筑师，我很希望我们的建筑能够立于世界之林，中国的建筑师能够立于世界建筑之林。尽管我们现在的建筑不能说是世界最好，但我希望这些既有中国文化的基因又有国际化和现代化思想的建筑，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同，也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



去年9月，何镜堂院士工作室迎来由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和广东省技工院校师生代表组成的“技能青年团”张豪摄

答问

报纸是靠人办的 引才育才很关键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传播环境的改变，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哪些新要求？您对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黄天骥：作为一名教师，我总希望《羊城晚报》继续发扬传播正能量的优良传统，继续保持巨大的传播影响力。当然，传播环境变了，我们的传播手段和方式也要转变。

比如，过去主要通过报纸来传播，而现在恐怕媒体的APP客户端或者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要大过报纸本身。但无论如何，内容为王，有好的策划、好的内容，才能有好的传播，特别是好的传播效果。有的抓眼球的文章，传播数据虽然可观，但传播效果和效益如何？这也是值得追问的。《羊城晚报》作为传统的有巨大影响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应该是将传播效益而不是传播效率放在第一位的。

报纸是靠人办的。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人才的吸纳以及不断培养，是增强报纸核心竞争力的最关键的一环。

近些年，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一些大型活动开展得很好，是《羊城晚报》继续保持全国影响力的重要一环。这份报纸曾经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也希望继续保持。

《羊城晚报》是岭南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向外辐射的重要窗口。文化以学术为基础，也希望《羊城晚报》在学术报道和学术园地建设上作出更多新的努力。

答问

有文化味的大报 注重“心灵之约”

羊城晚报：您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要注重建筑的文化性。这是为什么呢？

何镜堂：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同样也是城市的灵魂。有文化味的建筑能触动你的灵魂，这是文化的作用。天人合一，厚德载物，师法自然，和谐共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也是我们的根。一个好的建筑，不仅要给人以美感，还应该给予精神上的享受。我总希望将更多的中国设计师和建筑推到国外去，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风格的建筑。这不仅是时代给我们的机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羊城晚报：您和《羊城晚报》有什么故事吗？又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何镜堂：作为岭南地区一份有文化味的大报，《羊城晚报》也十分注重对岭南地区建筑师的扶持和帮助。记得2008年仲秋，《羊城晚报》开办了每周一次的《名人会》大型访谈节目，我有幸获邀成为其中一期嘉宾。从报道中，我感受到，这份报纸注重的是“心灵之约”“思想盛宴”，文字有如高山流水之感，给我很深的印象。还有一次是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举办的一次讲座，请我作以《中华建筑文化与中国馆建筑创作》为题的演讲，为建筑师和热爱中国馆的朋友们搭建了交流的桥梁。这些都是你们为岭南建筑推广和传播做的媒体工作，十分有意义。

愿我们共同携手助力中国文化、岭南文化走出去。祝《羊城晚报》越办越好！



中山大学2018届毕业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黄天骥教授执权杖 中大供图

闻发岭南文化：生猛、淡定

除了严谨治学，黄天骥长年阐发岭南文化，为之鼓与呼，撰写了大量“一个老广州人的文化随笔”。在《中大往事》所收答问中，黄先生提及：“我觉得中大的学术风格最能体现岭南文化的特色——既是务实的、创新的，又是包容的、严谨的；‘我觉得几代中大人形成的‘中大精神’，实际上是‘岭南文化’在学术领域中的体现”。

在他看来，广东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生猛和淡定。“生猛指的是广东人思维活跃；淡定指的是我们对生活有信心，很会享受生活，比较乐天知命。所以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强的抗拒心理。”

谈及岭南文化的特质，黄天骥不喜欢“务实”“进取”等口号，而更倾向于从食品及习俗角度展开论述。《岭南新语》一书收录了他的12篇论述及访谈，包括：《生猛广州论》

说》《“及第粥”是观察广州人精神的一个窗口》《岭南文化是“不中不西，有中有西”等等，足见他的立场与志趣。

为何说“及第粥”最能体现广州人的精神及趣味？他是这么描述的：“我觉得几代中大人形成的‘中大精神’，实际上是‘岭南文化’在学术领域中的体现”。植物有有味的米，有微辣的姜，微香的葱；动物有水上游的，地上跑的；肉质有稍稍松软的，有较具嚼头的，它们各具有不同的蛋白质和养分。至于烹饪，则包容了文火、武火等方式。有些外地朋友，以单纯为美，讲究地道、正宗，而广州人却乐于把不同特质的东西汇于一炉。这种兼容并蓄的品性，也直接作用于广州人的舌头，于是我们的味蕾，也有包容的嗜好。”

羊城晚报的老作者老伯乐

黄天骥自中学时代在主流报纸发表散文起，教学、研究与创作相长，七十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结集出版了《中大往事》《岭南感旧》《岭南新语》，以及旧体诗词与碑文联语的结果《冷暖室别集》等。其中不少作品发表在《羊城晚报》上，且几乎每个时期都有诗词和散文作品在《羊城晚报》发表。

在2016年将历年著述编为《黄天骥文集》十五卷出版后，先生依然笔耕不辍。他说，自己还将陆续刊发系列研究论文和散文随笔，也会继续在《羊城晚报》发表作品。

黄天骥不仅是《羊城晚报》的老作者，更是老伯乐——他不仅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期间，

努力向羊城培养输送人才，平常也非常鼓励学生到羊城工作，并时时关注和关心羊城的发展。《羊城晚报》创刊五十周年之际，黄先生入选“当代岭南文化名人五十家”，近年来多次担任“花地文学榜”“再赋新闻”《广州好》等重要活动的评委。